

PICTORIAL
纸媒贵族

巴义尔 著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纸媒贵族

巴义尔 著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纸媒贵族 / 巴义尔著. — 北京: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122-0708-0

I. ①纸… II. ①巴… III. ①期刊研究 IV.
① G2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1729 号

纸媒贵族

作 者 巴义尔

责任编辑 殷德俭 孙芳英

设计制作 吾要 刘福勤 于渭东

出 版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14 号 (100013)

发 行 010-64211754 84250639

网 址 <http://www.chinamzsy.com>

印 刷 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k 787mm × 1092mm

印 张 16

版 次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2-0708-0

定 价 78.00 元

写在“视觉记忆”丛书前面

中国画报协会 2015 年成立了“学术研究部”。初始的想法是，画报界有许多著名的摄影家和摄影记者，多年来，他们在栉风沐雨、酷暑严寒的采访第一线，不光拍摄了大量高质量的图片，记录了共和国发展的眩目轨迹，还累积了丰富而生动的专业心得，这是一笔值得我们发掘、整理、研究并出版，以提供行业人员共享的精神财富。

摄影是一种视觉化工具，是摄影家自我映现的媒介。它和同类型技艺工具有相似性，同时，亦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我向来认为，这种独特性，正是需要进行理论探究和深耕的部分。有多少位摄影家，就会有多少种探究方向和结论，这是一幅多么迷人的图景！但，研究这档子事，不那么简单。好汉子不愿做，赖汉子做不来。因此，但凡有人愿意做这个辛苦的事情，我们都理所当然给予支持。

摄影界的专家们有这个说法：摄影的门槛很低，走廊很长。走廊长，就会是一片可以领略的绮丽风景。理论研究，既可以有技艺研究，又可以有比较研究，历史研究，个案研究，甚至新型媒体中的图片表现研究等等。摄影的实践太迷人、太丰富，以至需要探究的课题远远超过热爱摄影的人数。我们希望画报界蓬勃发展的摄影事业能够带动摄影理论研究，能有更多的专业人员、专家以及摄影爱好者能投身于这一领域，做出自己有价值的贡献。

民族画报社的巴义尔同志，是有成就的民族摄影家，也是我所说的摄影界的“好汉子”。他有着丰富的摄影实践和成就，也有许多自己的专业思考。这位好汉子愿意站出来，把自己一路走来的心得，做一个有意义的呈现。这本书作为中国画报协会学术研究部策划的“视觉记忆”丛书中的第一部作品，起了一个带动作用，我们理应给他点个赞。在我们画报界，艺术家和有成就的采编人员有一大批，他们的镜头中，汇聚着新中国壮阔的建设图景和前行步伐。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摄影艺术家能够贡献出自己的智慧。画报协会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行业的发展做一点微薄贡献。

我们要感谢为组织此项出版工程做出努力的陶克图同志；也要感谢鼎力相助此项出版工程的“思源摄影基金”创始人谢树峰，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梦想才得以实现。



中国画报协会会长 胡守文

2015 年 5 月

序

走近巴义尔，他已不仅是用镜头《游牧色彩》聚焦草原文明的摄影家，也不是书写《烙印——记忆中的影像》背后故事的散文纪实作家，而是伴随《民族画报》一起成长起来的媒体人。

他将“画报”视为传统纸媒的“贵族”，将这个职业视为“民族摄影”，足见他对“画报”的感悟和对《民族画报》的感情。这里，有他在《民族画报》的实践；有他对《民族画报》的探索和思考。

《民族画报》这本由周恩来总理题写刊名、由共和国为全国少数民族创办的画报，60年聚焦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成就了“共和国民族记忆60年”；同时也培养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画报人。画报人的实践成果越来越在民族学、人类学领域显现价值，像画报的先行者庄学本……

在《民族画报》创刊60年之际，本书的出版是新闻尤其民族新闻、摄影尤其民族摄影领域的一朵绚丽的思考之花，尤其出自一位少数民族民族新闻工作者之手……送上几句话，以示我对作者以及一代代画报人的敬重！



民族画报社总编辑 李铁柱

2015年5月

目录

题记 1

引子 2

温习篇

- 一 摄影的门槛很低，但走廊很长 6
- 二 名词温故：新闻·摄影·报道·传播 14
- 三 细读“图片” 18
- 四 画报：纸媒贵族 22

实践篇

- 五 《民族画报》采编人员和专题稿件的基本条件 40
- 六 专题摄影报道中的正文 44
- 七 专题摄影报道的标题 50
- 八 专题摄影报道的图片说明 54
- 九 专题摄影报道的图片编辑和策划 58
- 十 专题摄影报道中主题照片的拍摄 66
- 十一 专题摄影报道的采访 70
- 十二 专题摄影报道的设计 76
- 十三 专著：专题摄影报道的延伸和升华 82
- 十四 《民族画报》的实践与贡献 90
- 十五 蒙古文版《民族画报》的办刊探索 118

感悟篇

十六 网络语境下对“纸媒贵族”的再认识 134

十七 拍“照片”还是拍“作品” 148

十八 “摆拍”还是“抓拍” 152

十九 摄影的“雷区” 158

二十 人像是一个民族最直接的视觉记忆 162

二十一 摄影图片的民族学和人类学价值 166

尾声 178

参考书目 179

附录一：思考的延续：以往发表的部分摄影类、民族类文稿 181

附录二：讲述摄影名作背后的故事：《烙刻——记忆中的影像》 205

附录三：图片反映民族文明的探索：《蒙地色彩》、《游牧色彩》 212

附录四：民族摄影的实践：已发表的部分书刊封面 235

后记 240

题记

我自 1979 年进入民族画报社学习暗房技术到后来成为编辑、记者、编辑部主任以来，不觉间迎来她的 60 华诞，心中有无限的感慨和情愫——我从一个学徒工开始在这里受到了关于摄影、新闻、民族乃至社会常识的弥足珍贵的启蒙教育，民族画报社就是我的摄影与新闻学校。其间虽然在其他单位工作过，但心系于此并回归这里，摄影、新闻、民族这些关键词从未远去，它们伴随着我并成为我工作的目标和动力，还让我品尝到了甘味成果。从朦胧的暗房里羡慕地洗印着一张张别人拍摄的照片到自己面对社会直接地大量地拍摄并看着它们发表而获得赞誉，是一个非常奇妙并令人兴奋的过程。把兴趣和职业结合起来绝对是一种福分。

《民族画报》不仅在 60 年的历史进程里记录了各民族的巨大变迁，也培养了许多各民族的优秀采编业务人员，许多记者编辑既是民族地区、民族群体的记录者，也是与画报共同成长的一员，我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沐浴着前辈和同道的精神洗礼，心怀感恩。哲学原理讲，“一般人的世界观是在实践过程中自发形成的，是不系统、不自觉的、缺乏理论论证和严密的逻辑”。结合自己的肤浅见识，愿意把所想所做的列出来，从自己微不足道的经历入手，融入了常识或常遇到的事例，希望为“画报理论或办刊规律”增加一些素材，也谨祝《民族画报》创刊 60 周年大吉并祈福未来光辉。

以下分 21 个小节围绕着画报与专题摄影报道展开话题并就教于各位智者。

引子

《纸媒贵族》——此处的纸媒，泛指画报类纸质媒体，因为当初报纸或杂志上出现图片（先是绘画，后是摄影）后极大地提升了媒体的地位，当完全由图片组成的刊物出现后，人们惊呼那是“纸媒中的贵族”。以“摄影图片”为主要展示形式的《民族画报》当然也可跻身其列。此处的“摄影”，泛指摄影和以摄影为介质获得的一切图片化的平面视觉资料；“图片”则必须要有合适的载体（直接展览销售除外），而杂志报纸书籍宣传品等纸质媒体是很好的传统载体之一，现代意义上的载体则是网络、电视、手机以及其他可以显示图片的介质；“画报”的意思既包括刊名意义上的画报，也泛指一切大量刊登图片的纸媒，如报纸的画刊，艺术类、科学类、时尚类杂志、航空类杂志等，这些报刊乃至电子化媒体都需要好的“专题”。网络、手机在传播层面上高度发达，但前提是有可供传播的内容或称源点，我们的创作就是为强大的传播渠道填料。所以，媒体和传播方式在变化，而“专题摄影报道”是内容，它们永远都被需要。

与其他媒体不同，画报类媒体有太多的独特性，多年来较少被人们认知，甚至同行内也无法界定画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媒体：如“三大画报”（《人民画报》、《民族画报》和《解放军画报》），既有图片还有文字，既有新闻的快捷性也有专题报道的深度性，既有文化艺术通俗色彩又有官方时政色彩。词典里的定义是：以刊登图画和照片为主的期刊或报纸。图片媒体稀缺时代，摆在图书馆或家里，一册在手，大事小情一目了然，符合那个时代的阅读需求。如今在市场细分形势下、阅读需求变化中，需要重新定位。

定义虽简单，实践中却会产生很多问号：登什么？怎么登？以后呢？通过与前辈、同行的交流和在长时间的实践中发现，画报在杂志类、报纸类为主的纸质媒体中显得有点“另类”，它兼有摄影、新闻、学术、文学、科普、美术的特性，集大成而不侧重于哪一方。这种独特性是双刃剑，认知程度高，能够熟练掌握它时，所有的优势就都出来了，否则就被湮没在

媒体的海洋里。研究上述各个单项的专著很多，但综合研究画报业务的很少，部分画报记者编辑为评职称而应对官方答辩时，问题之一就是“请你讲讲画报的特点”。中国画报协会的会员单位有几十家，每年召开一次的会议除了评选好稿件，介绍经验以外，很难有更高端宏大的举动，所获奖项在评定职称时难被有关部门认可，多少有点自娱自乐的味道。严格地讲，这种局面不是画报类媒体应有的地位——总得有点“贵族”的样子吧？画报人很期待“画报之家”能有更多的话语权。事实上，图文并茂的刊物兴盛不衰，只是刊名叫“画报”的有点寂寞。

画报记者、编辑队伍的更新，近年来也呈现高学历的倾向，但距离画报业务所要求的“复合型”人才尚有距离，未形成规模。当然，我们不能指望某个大学直接培养出“画报型”人才，人才的发展塑造是在业务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对画报业务的研究和总结乃至理论建设就显得非常急迫，对老一辈画报人的经验成果进行梳理温习，对新时期办刊模式的探索研究，就是一大批画报人的愿望。更进一步地讲，驾驭“专题摄影报道”是一种能力，是观察和抽象、处理与表达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无论是服务于媒体还是自行探路，都将受益多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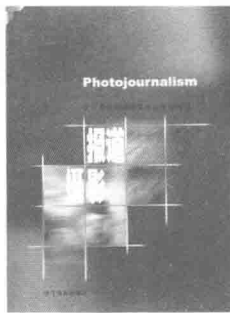
以下将温习摄影借助画报传播的历史和功能及其贡献，以及如何做好画报所需要的专题摄影稿件。分析样本主要是《民族画报》以及近代中外媒体发布的部分图片。实践体会的主要来源也是《民族画报》。理由是，本人在此工作，有直接的感受与实践机会，包括经验和教训；《民族画报》带有“民族”特点，就摄影题材来讲，在内容上非常丰富，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而在运行层面上讲，它在纸媒或曰画报行业中居于“相对滞后”状态甚至面临生存危机，因此无形中就具有了类似“标本”的意义，亟待我们着力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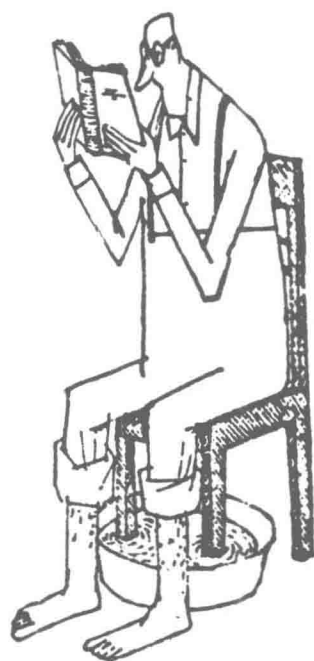
左起：解放军画报社所属长城出版社出版的中外摄影作品评论集《历史的瞬间与瞬间的历史》，1992年。

解放军画报社柳成行著《摄影创作的艺术表现》，长城出版社，1983年。其中几个章节论述了专题摄影。

新华社曾璜著《报道摄影》，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版。着重提到了图片说明、图片编辑、摄影作品的法律、图片市场等问题。

《画报论集》，人民画报社编辑，中国画报出版公司，1990年。其中若干篇文章提到了专题摄影报道。曾任民族画报社副总编辑的陈家才著《用照片做文章》，集中论述了画报的专题摄影报道，民族出版社，1995年。





温习篇》》》》》》》》

一 摄影的门槛很低，但走廊很长

1974年我在内蒙古的农牧区度过了童年，后来探亲到过北京、呼和浩特市，我的一位表哥手中有一台海鸥双镜头相机，很潇洒地拍出很多神奇的照片，从此知道那是个稀罕玩艺儿，心里羡慕得不得了。

上世纪70年代末国家落实相关政策，依托先辈的福荫，1979年2月，我又回到了出生地——北京，而且是父母亲工作过的地方，落了户口等待着分配工作。一天，当主管人说“民族画报正缺一个洗照片的人，你愿意吗？”时，我差点儿喊万岁了。

第二天我来到民族画报一个大办公室，被介绍说，巴义尔同志来这里学徒，这是冯长义师傅。冯师傅（回族）个头不高，黑皮肤，两只眼睛很有神。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你的手出汗吗？我根本不知道师傅问这话的意思，但估计是和工作有关的，说出汗或不出汗都有可能失去这份工作，于是我说：有时候出汗。师傅说，“搞暗房的人手要干，不然的话摸相纸会在照片上留下手印的。”原来如此，那我宁可经常在裤子上擦手，我心里想。

上班的第一天师傅就有活儿干，叫我一起来。我跟着师傅走进了暗房，原来真的是“暗房”——什么也看不见，而师傅早没影儿了。许久，才看见头上有只很暗的灯，发绿，底下有些盘子，散发着药味。我不敢走动，也不知这屋子有多大。终于根据师傅的烟头的移动方向（后来才知道，不应该在此抽烟）知道师傅的行踪了。一会儿卡嗒一声，那是定时器；一会儿卡嚓一声，那是裁刀切纸的声音；一会儿又有塑料盘子声，那是在洗相……

怪不得老说“洗照片”，原来就是把相纸放在水里“洗”。一张白相纸在药水（那叫显影液）里开始“显”出影儿来了，师傅拿着夹子不停地翻动，只一分多钟，一张照片的轮廓就清楚了，他在水中涮了一下，又丢到另一个盘子里（那是定影液），又过了几分钟将它捞出来拿到明室的清水池里，开着水龙头——要流水洗去药液。约半小时后师傅打开一个机器，它又热

又亮——那是上光机。刚才还是湿软的一张纸，转眼间成了一张发热发亮的照片，师傅拿到明室中的另一台裁刀（那叫修相刀）上切出了均匀的四白边，一张黑白照片就诞生了。这一上午我觉得像过了一年，原来事物这么奇妙。如果当天下午有人说还有一个更挣钱的工作或者其他什么诱惑，我也决不会动摇了。



1981 年秋我在香山看冯长义师傅（右）拍摄。

暗房很大，分冲洗黑白彩色胶卷、洗印黑白彩色相片、水洗、照片和胶卷烘干、修相及收活儿、翻拍及灯光室、办公等几个地方，暗房共有 4 个人。我住在四层的宿舍，到一层吃饭，到二层上班，听记者编辑们讲各地的见闻和北京城里的趣闻，工间操到院子里活动，在画报资料室里看各地的杂志包括外国杂志。那些年如同海绵吸水般地学习并快乐着。

当我在师傅的指导下用零点几秒或几十秒的时间（根据经验和需要）在相纸上曝光，用“偶尔出汗的手”捏着相纸边剪裁，再用竹夹子夹着相纸边掌握着反差和密度（你的经验决定着废品率的多少），再把它充分水洗（那决定着照片保存的长短期）上光修剪后交给记者编辑手里时，听见他们或师傅说，“这一批活儿做得不错”时，我几乎每天都兴奋在一种成就感之中。

按现在的说法，那个时候《民族画报》简直就是“新潮”的代名词——使用着进口的照相机、进口胶卷、彩色相纸、冲洗药水，带着记者证和介绍信到各地采访，参加各种级别的大会，很多单位来选用照片，无数个措词诚恳的投稿，有内部的电影票、看演出有赠票，给别人拍一两张纪念照时享受对方那无限感激的目光……

接下来我开始代替了师傅的大部分乃至全部工作，他可以坐在办公桌前评点哪张好哪张不好。我们的办公桌都很大，是上世纪 50 年代从捷克、匈牙利进口的。在他的指点下，我还学会了彩色负片的冲洗放大，反转片的冲洗，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这仍然属于技术活儿。

《民族画报》有大办公室，每期稿件编完后把底片交给我们按版式大小放成黑白照片，美编贴在版式纸上挂到墙上围成一圈，大家坐在中间像看着投影仪般一目了然，各自发表意见，毫无拘束，有些稿件就这样被拿



我在放大机前练习，放大尺的移动和镜头的变焦提高了我的构图能力。



在暗房烘干照片。
在暗房翻拍，练习
曝光控制和掌握水
平垂直线。

下了。这样的会议是编辑部全体参加，对我来说就是极好的学习机会。他们的认真程度、对稿件的不同理解、对民族工作的满腔热情等，都强烈地感染着我。

看书，看摄影书，看新闻书。星期天利用洗照片的“权力”从记者手中借来相机，间或也蹭几个胶卷，去北京的大小胡同里，街头，公园里拍照，回来自己冲洗、征求意见、自我欣赏。就这样，除了时间和精力体力之外，我几乎没有“成本”地学会了摄影。

1980年，就是我接触摄影后的第二年，经《民族画报》负责人、摄影家林杨的介绍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那年我23岁。拿到羊皮面的会员证时很是兴奋了一阵子。1983年26岁时，我因几幅暗房特技照片加入北京暗房技术研究会。要知道那时候尚无电脑，许多现在看起来很简单的手法如仿木刻、浮雕、色调分离、虚化、高低调等，要反复许多次才能成功，还属于“特技”。我还经常去听中国摄影家协会组织的美术摄影讲座，还去过上海参加彩色摄影学习班，听香港暗房大师冯汉复的讲座，读美术摄影文学方面的书。总之，那几年北京的许多年轻人爱好跳交谊舞，我就闷在屋子里看书放照片。

师傅说，搞摄影要学会暗房技术，便是两条腿走路。拍照时你便知道这张照片冲出来是什么样，该做什么样的补充或加工或预知。而通过放大剪裁尺的反复移动，更是锻炼构图的大好时机。使照片构图严谨、主次分明。同一张照片经过不同的剪裁可以有不同的表达，很神奇。可以说，在暗房的几年间形成了我对摄影对新闻的启蒙认识，至今我还被当时的一些

《民族画报》1985年第11期总第266期稿件表

容	页	码	内	容	编辑	设计
彩	封面	封底	彩	玉湖之秋	陈家才	吕小中
	封二	封三		民族自治地方简介	马郁翠	黄垠鹏
	1	4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2	39		在祖国大家庭里	巴义尔	吕小中
	3	38				
彩	4	37	彩	风情录：靠山情	曾茂	俄秋
	5	36				
	6	35		来稿选登	巴义尔	黄垠鹏
	7	34				
	8	33		民族民间故事选：赫哲族故事：挑女婿	萨其旗	俄秋
	9	32		简讯		

1985年《民族画报》稿件表，我负责“来稿选登”、“在祖国大家庭里”两个栏目。

印象和认识左右。在《民族画报》暗房的几年时间里相当于我上了摄影、新闻的普及学校，是我的摄影入门。

与此同时，我开始投稿，但命中率不高。但仍然在《中国摄影》这样的刊物上发过一些，总体上是东一张西一张，再后来就没有兴趣了。但总的说来，当时我还不是记者不是编辑，拍的东西没有主题没有厚度，不成系统。后来也很少给刊物投稿、“打龙”（港台地区称参加沙龙式的比赛为打龙），当然主要原因是我认为自己没有像样的作品。

1985年，新任社领导春世增找我谈话，根据我的多次要求和画报的工作需要，同意我到画报的通联组当编辑。这是我的第一次“飞跃”——有了一台海鸥135单反相机和记者证，告别了暗房和那些有毒的药水。通联即是处理各地来稿：拆信、登记、筛选、保存备用、退稿、编辑《来稿选登》和《在祖国大家庭里》栏目等。由于来稿多，画报自有印好的退稿信，把名字填上即可发走。但老编辑赵作慈、陈阵对我说，要手写退稿信，这样既是尊重作者，也是另一种加强感情的方式。我就大量地手写，有时候还得搜刮一些退稿的“理由”。画报人的风格品质再次教育了我。

新的转折点在1988年。

经朋友吕小中、李英杰介绍，我进入了一个在当时中国摄影界非常活跃的团体——当代摄影学会。它的特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成员年轻，思想解放，大部分是改革开放初期“四月影会”（那是一群青年艺术家，后来都是各新闻单位的摄影骨干和职业摄影师、业内名家和“大腕”们）的成员，其中一部分更是“四五运动”（即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中的摄影家们。这些成员决定了这个组织是能够创新的、较少功利目的的艺术家联合体。另一个是在此基础上，他们选定了一位特殊人物作为他们的会长（后来叫主席）：杨绍明。

杨绍明是中国著名的摄影家，他多次在国内外获摄影大奖，其中包括1987年在荷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中获人物系列三等奖，那便是组照《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这也是中国摄影家第一次在世界重大新闻摄影比赛中获奖。而事实上，他的邓小平系列摄影中早有大量的佳作被收入到各种画册、展览中。杨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担任多个社会团体的职务。他更是摄影组织家，组织了数以百计的国内外大型摄影活动，这些活动大都



1982年我在暗房冲胶卷。



我经常借相机从窗口拍街景。



1981年在上海听香港暗房制作名家冯汉复先生讲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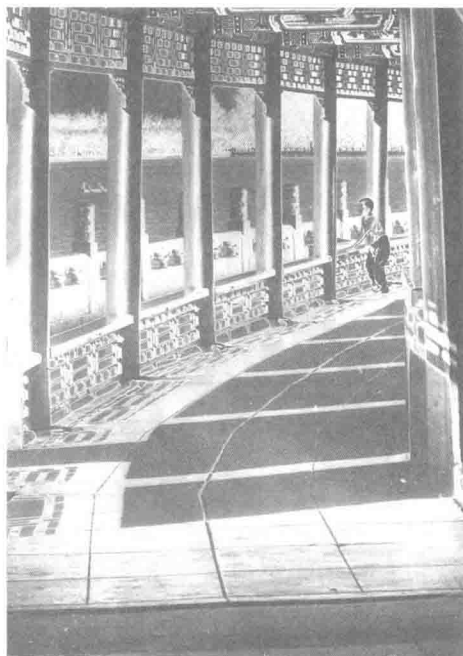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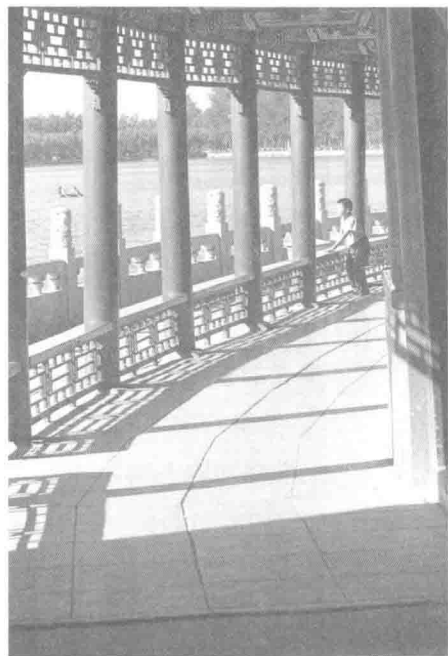
自然·社会·人

摄影·摄影·摄影·摄影

1
四月影会

1980年起，我连续3年送照片参加四月影会举办的展览，感受到摄影界的新鲜空气。

1981年北海公园，
色调分离法。



用普通的树林、月亮
照片合成不同的
效果，在非电脑时
代，这需要反复试
验。1983年。

